

东方玉作品全集

金缕甲秋水寒

東方玉



东方玉作品全集

金缕甲秋水寒

东方玉题



金缕甲·秋水寒

东方玉 著

二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315)
第十七章	(333)
第十八章	(352)
第十九章	(374)
第二十章	(395)
第二十一章	(416)
第二十二章	(427)
第二十三章	(439)
第二十四章	(454)
第二十五章	(475)
第二十六章	(502)
第二十七章	(521)
第二十八章	(555)
第二十九章	(583)
第三十章	(609)

第十六章

徐少华就把动手之时，贾老二要自己使一招“神龙掉首”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蓝如风眨着眼睛，问道：“他怎么说呢？”

徐少华又把贾老二说的话，和他说了。

蓝如风偏头想了想，说道：

“贾总管有时候说话噜噜嗦嗦，有时候又好像很精明，大哥是不是认为他深藏不露？”

徐少华道：“这个愚兄也不知道了，反正我看他对我们不会存什么坏心眼。”

蓝如风道：“大哥说得是，小弟也觉得贾总管人蛮好的。”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又道：

“大哥，这里既非千毒谷，大哥打算怎么办呢？”

徐少华沉吟道：“我想史伯父一定知道千毒谷的，不知他肯不肯说？”

蓝如风摇着头道：

“史伯父若是肯说，早就说了，小弟也觉得他说得很对，凭我们这点武功，只怕千毒谷还没找到，中途就会遭到拦击，我听史伯父方才的口气，很有意思收大哥做徒弟呢！”

徐少华微微摇头道：

“愚兄是淮扬派弟子，已拜在师叔马陵先生门下，如今先父遇害，家师失踪，愚兄岂能见异思迁？背弃师门？”

他想到云龙山庄四十余口惨遭毒掌，不觉心头一阵激动，切齿

道：

“我纵然学艺不精，也要以淮扬派的武学手诛仇人……”

蓝如风看他神情激愤，就拉着他的手，轻笑道：

“大哥，看你气成这个样子，有志竟成，将来一定可以手刃亲仇的。现在又没仇人在你眼前，何苦咬牙切齿的，你要多忍耐才是，好了，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哥进去洗把脸，也该休息了。”

徐少华点头道：“三弟，你也该回房去睡了。”

一宿无话，第二天一早，徐少华刚起床。

就听楼下传来贾老二的声音尖着喉咙说道：

“史公子，你早啊，小老儿也不过刚起床，洗了把脸，公子就来了。”

史元问道：“大哥不知起床了没有？”

贾老二道：“少庄主就是还没起床，听到咱们在说话，也该起来了。”

史元没再和他说话，就登登的往楼梯上跑来。

贾老二在他身后叫道：“噫，史公子，你不会走得慢点，小老儿话没说完，就不见你的影子了。真像一阵风，少庄主只怕还没起床呢，吵醒了，挨骂的可是我小老儿……”

徐少华听得暗暗好笑，赶忙打开房门迎了出去，史元已经到了门口，这就含笑道：“贤弟早。”

史元望着大哥，一脸喜孜孜的道：“大哥早。”

正好蓝如风也开门出来，含笑道：“二哥这么早就来了，你看，我们都还没有洗脸呢！”

只听贾老二的声音接口道：“这叫做一时不见，如隔三日。”

蓝如风道：“你说错了，只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哪有……”

贾老二从史元身后闪了出来，就接着道：“一日不见，如隔三

秋，一时不见，岂不如隔三日吗？”

说话之时，使女兰风已经端来脸水，送到徐少华房中，欠身道：“徐公子，可以洗脸了。”

徐少华回身道：“谢谢你。”一面朝史元道：“二弟请坐一会。”回身入房。

兰风又给蓝如风端来了脸水，蓝如风像一阵风般回房盥洗。

等两人盥洗完毕，兰风款步上楼，欠身道：“公子请徐公子、蓝公子、贾总管，下楼用早点了。”

四人一起下楼，小客厅方桌上已经放好四副碗筷，四碟小菜，和一大笼肉包子。

徐少华含笑道：“二弟，兰姑娘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快坐下来吧！”

四人坐下之后，兰风给每人装了一碗稀饭送上。

贾老二用手指数着肉包子，说道：“一共十六个，每人可以吃四个，四个怎么够？”

蓝如风道：“你真馋，我只要一个就好，剩下的三个都给你，那总够了？”

史元道：“我也只要一个，三个给你。”

徐少华道：“我……”

“够了、够了！”贾老二连忙摇手道：“有十个就差不多了，少庄主不用再给我了。”

口中说着，用手抓起一个，只两口，就把一个大包子，吞下肚去。

史元道：

“幸亏这里是我家里，你这副吃相，倒像饿了三年似的，还是云龙山庄的总管，真给大哥丢人。”

“一点也不丢人！”贾老二耸耸肩道：“这个，嘻嘻，史公子就不懂了，小老儿习惯，早晨起来就得喝上两口，但小老儿的宝瓶里，早就空了，所以不得不快速吞下几个包子过过瘾。”

蓝如风道：“你酒瘾发作，和包子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贾老二道：

“这可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抢着说不会喝酒，一个说，他看到酒糟就醉了，另一个说，那有什么稀奇，我看到和尚就醉了。”

蓝如风道问：“看到和尚怎么会醉呢？”

贾老二嘻嘻一笑，道：

“因为和尚是吃馒头的，馒头是发酵的；所以小老儿吞几个包子，不是和馒头一样可以过瘾吗？”

大家给他说得都笑了起来，连兰风站在边上，也掩着嘴忍不住好笑。

贾老二边说边吃，等话说完，已经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六个包子。

徐少华吃了三个，指着剩下的一个，笑道：

“贾总管，这个也……”

他要说：“这个也给你过瘾吧”，但刚说到“也”字，底下的话还没出口，笼里那个包子已经不翼而飞！

只见贾老二嘴巴动了两动，就已咽下，才嘻的笑道：

“公子不用说了，小老儿已把它吞到肚里去了。”

徐少华暗暗奇怪，自己就坐在他对面，怎么会没看到他伸手拿包子的呢？心中更加证实，此人准是一位风尘异人无疑，也就不再多说。

徐少华三人各自喝了一碗稀饭，便已停下筷来，贾老二又吃了四个包子，连喝三碗稀饭，兰风刚给他装来第四碗。

贾老二一看三人都已停筷，忙道：

“好了，好了，小老儿还有一口就好。”

话声甫落，果然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一口喝了下去。

蓝如风道：“你喝得这么快，也不怕烫坏肚肠。”

贾老二用衣袖抹了一下嘴角，嘻的笑道：

“没关系，小老儿喝烈酒，在肚里发烧，比稀饭还烫呢！”

史元站起身道：“爹昨晚说：大哥、三弟难得到自在谷来，要小弟陪你们到处走走，中午，爹要给大家洗尘。”

贾老二接口道：

“妙极，史大庄主给咱们洗尘，小老儿叨公子的光，也有酒喝了。”

史元回头道：

“你真是酒鬼。”一面朝徐少华道：

“大哥，我们走吧。”

一行四人出了兰苑宾舍，从西首院门进入第二进，只见正有七八个蓝衣少年，在院中练剑。

史元低声道：“我听爹说，他们是司徒叔叔新收的弟子，司徒叔叔还是爹的小师弟，只是我也没有见过。”

徐少华看那些练剑的少年，年龄全在二十左右，不但身法剑法，都练得极为纯熟，尤其剑法，出剑如风，变化繁衍，使人目不暇接。

他自幼练剑，自然看得出来，他们练的剑法，攻势凌厉，身法快捷，胜过本门“云龙剑法”甚多。

江湖上有不成文的规定，不是本门中人，不准偷窥人家练武。

徐少华只瞥了一眼，就低声道：“二弟，他们正在练剑，我们快些走吧！”

“不要紧！”史元道：

“大哥、三弟又不是外人，何况是爹要我领你们到处走走的。”

当下就领着大家从廊间转出，跨出中院腰门，又看到一片练武场子，场中正有一二十个青色劲装汉子，两人一组，在演练擒拿手法。

这些汉子年纪都在三十出头，个个身壮力健，举步沉稳。

徐少华出身淮扬派，正是以擒拿手“云龙十八式”名震江湖，看了他们操练的擒拿术不论技巧手法，无一不胜过“云龙十八式”！

心头不由大为惊异，也由此可见天下之大，人上有人！

史元在旁说道：“他们是本庄的庄丁，这些粗笨的功夫，是滕管事教他们的，滕管事跟爹多年，我小时候，也跟他学过几手，后来……”

贾老二接口道：“他就不肯教了。”

史元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贾老二耸耸肩，嘻的笑道：“小老儿也只是猜想，公子年纪稍长，自然由史大庄主亲自传授武功，滕管事自然不肯再教公子。譬如咱们少庄主将来有了儿子，小的时候，小老儿的一两手庄稼把式，还可以逗着他玩，等到他年纪稍大，就要跟爹、娘学家传的武功了，小老儿的庄稼把式自然不敢再教他了。”

史元忽然脸上一红，啐道：“你就喜欢胡说八道。”

贾老二眨着眼睛，说道：

“小老儿一点也没有胡说八道，咱们少庄主出身淮扬派，有家传的武学，将来的少庄主夫人，也许是有来历的名门之女，也有她家传的武学……”

史元道：“大哥，我们走！”

他拉着大哥的手，朝长廊走去。

蓝如风回头笑道：“贾总管，你要唠叨，就一个人唠叨吧，我们走啦！”急步跟去。

贾老二也急忙跟了上去。

长廊绕过前进，来至大门口，跨出大门，但觉群山回绕，宛如屏嶂，昨晚来时，正当夜幕低垂，看不清谷中景象。

这时旭日刚从远山升起，放眼四顾，但觉这自在谷占地极广，除了庄前一片梅林，时值隆冬，梅萼怒放，暗香浮动，看去一片花林，东西两侧，浓林葱郁，都是参天古木，另有碎石小径，穿林而去，不知通向何处？

广场上也有二三十个青衣武士，正在练剑，剑光掩映，宛如二三十团巨大的雪花，映日生辉！

徐少华认得他们正是昨晚和自己等人动手的壮汉，人家正在练剑，自然不好过去，这就回头道：“二弟，史伯父不知起身没有，我们应该去拜见他老人家才是。”

史元道：“爹一向起来得很早，这时候大概在书房里呢！走，我领路。”

他领着大家回入大门，折而向东。

再从长廊转出月洞门，这是正屋东首的一座偏院，小天井中放着不少盆栽花木，石阶上一排五楹，极为幽静。

史元领着三人刚走近石阶，就听史其川清朗的声音笑道：“元儿，是你们来了。”

史元道：“是大哥和三弟来看你老人家了。”

史其川呵呵笑道：“快请。”

书房中间，是布置精雅的起居室。

史元却领着大家朝东首一间行去，刚走到门口，一名青衣使女已经掀起棉帘，让大家入内，才放下帘子。

书房中窗明几净，四壁图书，玉轴牙签，俱是古籍。

史其川已从一张高背椅上站起身来，蔼然含笑道：

“二位小兄弟，昨晚诸多简慢，还住得惯吧？”

徐少华连忙欠身答道：“史伯父太客气了，小侄兄弟都很好。”

“住得惯就好。”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黑须，微微一笑道：

“你们难得到这里来，可以多盘桓些日子，把老夫这里当作自己家里就好，不用客气。”

徐少华道：“多谢史伯父。”

史其川抬手道：

“坐，坐，大家坐下来好说话。”

徐少华、蓝如风告了坐，才行坐下。青衣使女给四人端上茶来。

史其川含笑道：

“这里连元儿也是第一次来，老夫取名绝尘山庄，原是要摆脱尘俗，不想有人打扰，才可以静下心来，写些东西，所以连老夫的一些老朋友，都不知道。”

徐少华道：

“原来史伯父是潜心著述，小侄失敬之至！”

“哈哈！”史其川朗笑一声道：

“小兄弟把老夫看作隐居林下的高士，老夫岂敢？”

他不待徐少华开口，续道：“其实老夫只是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潜心著述，不过一年之中，有两三个月到这里来聊避尘嚣。想到各大门派闭关自守，秘技自珍，又囿于门户之见，未能领悟天下武学，虽然分门立异，实则同出一源，同归一理，因此在闲暇之时，就各派武术，批注一些意见，也许能有助于武林罢了！”

他伸手一指西首中间一排书格，含笑道：“你们三个小兄弟，有空的时候，不妨浏览浏览，对你们也许不无补益。”

徐少华闻言不觉走了过去，这一瞧，不由心头猛地一跳！

这一格的书，敢情都是手抄本，一格之中，又分为上下两格，拳、剑两大类，上格是“拳术”，下格是“剑术”。

拳术这一格中，共有八本，每本都标有牙签，上面写着：“破少林罗汉、伏虎拳”、“破武当绵拳”、“破峨嵋飞云掌”、“破八卦掌”、“破形意拳”、“破衡山冲天拳”、“破六合拳”、“破崆峒金锤拳”。

“剑术”这一格中只有七本，也各有牙签标着：“破少林达摩剑、罗汉棍”、“破武当两仪剑”、“破峨嵋乱披风”、“破华山太白剑”、“破八卦剑”、“破六合剑”、“破形意剑”、“破衡山流云剑”。

这十五册手抄本，如果真实不虚，那么当今天下各大门派威震武林的拳剑岂非全给他破去了？

各大门派的武功，岂非全部都一文不值。

各家武学，千百年相传，都有它的精奥之处，要破某一种拳剑，必须先对它有全盘了解，才能找出它的缺失来。

难道这位史伯父，竟能精通各大门派的武艺不成？

徐少华对着这一格书，正在怔怔出神之际，只听史其川呵呵一笑道：

“徐小兄弟，你可是不相信么？你怎不取下来看看呢？”

徐少华也正有此意，闻言应了声“是”，就随手取下“破少林达摩剑、罗汉棍”的一册，翻了开来，只见上面写着“达摩三十六剑”，每一式都绘有详细的图形和注解。

但在每一式下面，却绘了两个持剑的人，一个身穿黑衣，使的正是“达摩剑法”，另一个穿白衣的人，使的剑法，正好把黑衣人这一式剑法破了。下面也有细字注解，说明这一式剑法的缺失和空门所在，说得极为详尽。

再翻了几页，每一页都是如此。卅六式“达摩剑法”果然一一破

解无遗。

下面半册是少林“罗汉棍”，也和前面一样，有详细图解的棍法和两人对打的破法图解。

徐少华虽然只看一册，等于可窥全貌，心头对这位史伯父，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合上书本，放回原处。一面说道：

“史伯父胸罗万有，小侄万分佩服，只不知这些各门各派的秘本，史伯父如何找来的呢？”

史其川含笑道：

“这也并非难事，多少年来，各门各派弟子行走江湖，总会施展他们本门的招式，因此各派武功，差不多已不是秘密了。

所以只要你一出手，老江湖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哪一门派的弟子了，但这些本子，有些是先人留下来的，有的是老夫批注的。”

他不待徐少华再问，接下去道：

“其实天下武学，不论你如何精奥，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拳剑，总归是会有破绽的，尤其越是凌厉的剑法，破绽也越多……”

“史大庄主说的没错。”贾老二尖着嗓子插口道：“剑是杀人的利器，讲剑法有什么用？有些道士和尚，要刺出去，还要先来上一圈花招。什么左右开弓的，才刺出去，要花招，划圆圈的时间，看起来眼花缭乱，实际可不管用，你想想看，你要花招的时候，我直截了当的一剑，你说谁快，现在大家都只知道耍花招……”

史元哼道：“你懂什么？”

史其川大笑道：

“元儿，贾总管这话一点不错，各大门派的剑法，传下来多的已有千年，少的也有二三百年来。后人精研他们祖宗的剑法，代有阐发，也就加入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每一代加进去的花招，花招越多，去真功夫也越远了，你们练剑，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史元失笑道：“贾总管，爹说你还是大行家呢！”

“行家不敢。”贾老二得意的道：

“小老儿看许多人练剑，就觉得他们把一支剑划来划去，不是真的拚杀，才有此感，小老儿可不会使剑，史大庄主才是大行家。

你看，把八大门派的剑法、拳法，都破得清洁溜溜，小老儿活了一大把年纪，看来看去，史大庄主真比达摩祖师、三丰祖师还高明多哩，再过上一百年，江湖上大家都知道史祖师爷了呢！”

他说得口沫横飞，听得史其川也极为受用，只是拈须微笑。

史元撇撇嘴道：

“不，后世武林，还会知道一个人，那就是贾总管，不用花招，可以一剑杀死一个高手。”

贾老二耸着肩，笑嘻嘻的道：

“小老儿一剑杀一个高手，那可没把握，要小老儿一剑杀一支蟑螂，倒可以办得到。”

这话听得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

史其川含笑道：“贾总管风趣得很，也很投老夫的胃口……”

贾老二没待他说完，忙道：

“这叫做一见如故。”

史其川道：

“可惜贾总管已经当了徐小兄弟的总管，不然，老夫这绝尘山庄也缺少一名总管呢！”

贾老二连忙摇手道：

“这个不成，古人说过一客不投二主，小老儿怎好见异思迁？这个万万不可！”

史元道：

“你说错了，是一客不烦二主，不是一客不投二主。”

“对、对！”贾老二耸耸肩，笑道：“就是这句话。”

史元道：“但这句话你也用错了。”

贾老二笑道：“只要大家听得懂就好。”

时间快近中午，一名青衣使女在门口欠身道：

“启禀庄主，酒菜已经送来了。”

史其川点点头道：“好，大家请到外面入席了。”

他领着四人步出起居室，中间一张八仙桌上，果然已经摆满了菜肴。

史其川走到上首一把椅子落坐，含笑抬手道：

“二位小兄弟，贾总管请快坐下来，咱们不用客气。”

贾老二接口道：

“是、是，到了这里，就和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最好，嘻、嘻，小老儿吃相不好，在外面总归要受点拘束，在家里就不用拘束了。”

“哈哈！”史其川大笑道：

“贾总管说得极是，大家不用拘束，老夫一向不喜俗礼，越随便越好。”

说话之时，徐少华几人依次坐下，两名青衣使女手执银壶给几人面前斟满了酒。

徐少华起身道：“史伯父原谅，小侄初遭大故，不能喝酒……”

贾老二赶忙跟着站起，说道：

“没关系，少庄主不喝酒，小老儿代你喝。”说着举起酒杯，朝史其川道：

“史大庄主，这一杯小老儿代少庄主敬你老的。”

咕的一口，就干了一杯。

史其川和他对干了一杯。

蓝如风也相继站起，说道：

“史伯父，小侄一向不会喝酒，这一杯是小侄敬史伯父的。”

接着史元也站起身道：

“爹，孩儿也敬你老人家一杯，我们都只有一杯的量，喝了这一杯就不喝了。”

说完，也干了一杯。

贾老二道：“三位公子不喝，小老儿都可以代，好，现在该小老儿敬史庄主了。”

一面朝身边手执银壶的青衣使女笑道：

“姑娘还是把酒壶交给小老儿吧，小老儿自己斟，比姑娘给小老儿斟方便得多。”

说完，从青衣使女手中把银壶拿了过来，斟满一杯，举杯道：“史庄主是祖师爷，小老儿佩服得十五体投地，所以要……”

史元道：“那有十五体投地的？”

贾老二道：

“小老儿对史大庄主是佩服、再佩服、三佩服，比五体投地还要加上两倍。那不是十五体投地了？所以小老儿敬的酒，也要加三倍喝酒……”

史元嗤的笑道：“原来你是想多喝两杯酒，才这么说的，真是酒鬼！”

贾老二笑道：“这叫做酒多人不怪。”

他在说话之时，果然连斟带喝，一连干了三杯。

史其川含笑道：“夏雨，你干脆给贾总管取一支饭碗来，可以喝得过瘾些。”

贾老二感激的道：

“史大庄主真是小老儿天大的知己，小杯子喝酒，实在不过瘾。”